

漫谈者花

片儿白谈文玩与理财

白明 ◎著



零里看花

白明◎著

——片儿白谈文玩与理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雾里看花：片儿白谈文玩与理财 / 白明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8.7

ISBN 978 - 7 - 80228 - 874 - 4

I . 雾… II . 白… III . ①文物 - 鉴赏 - 中国 - 通俗读物
②文物 - 收藏 - 中国 - 通俗读物 IV . K87 - 49 G894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6123 号

雾里看花

作 者：白 明

责任编辑：石映照

封面设计：海 凝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总 编 室：+ 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 (传真)

发 行 部：+ 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 (传真)

网 址：<http://www.nwp.cn> (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英文)

电子信箱：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frank@nwp.com.cn

印 刷：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 × 1092 1/16

字 数：200 千字 印张：13.75

版 次：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80228 - 874 - 4

定 价：28.00 元





此为试读

目 录



第一讲 文玩与收藏

第一章 开场白与“片儿白”	(3)
一、开场白	(3)
二、“你算什么东西”?	(5)

第二章 危机四伏的“第五次收藏热潮”	(18)
一、浅说“危机”	(18)
二、什么是“古玩”?	(19)
三、以竹子为例	(23)
四、古玩的“价值天性”	(31)

第三章 中国到底有过几次“收藏热”	(38)
一、收藏缘同文明始	(38)
二、大宋“收藏热”	(44)

片儿白谈文玩与理财





雾里看花

三、晚明“收藏热” (46)

四、康乾盛世“收藏热” (50)

五、晚清及民国“收藏热” (52)

第四章 为何今天“全民玩收藏”? (57)

一、国际拍卖市场的“拉动” (58)

二、大批富有者的“参与” (62)

三、收藏门槛“高”且“低” (77)

四、各类传媒的“立体轰炸” (85)

五、回望历史 (88)

六、古玩收藏“故事”多 (91)

第五章 收藏“课外”思考题 (94)

一、为何收藏圈里“缺”女人? (94)

二、发财梦回“时空道” (96)



第二讲 收藏与陷阱

第一章 《打眼》之后再“打眼” (101)

一、生活处处有“打眼” (101)

二、我曾是个“败家子儿” (105)



三、“杀熟”故事讲不完	(109)
四、数万碎瓷片“成就”片儿白	(118)
第二章 陷阱伪装术	(121)
一、“走江湖”	(121)
二、再说“掏老宅子”	(124)
三、“迷魂药”	(131)
第三章 古玩收藏与“理财”	(138)
一、收藏无“短线”	(138)
二、屠龙之术	(142)
三、古玩收藏，不以多寡论“英雄”	(148)
四、你理“财”，“财”不理你	(151)



第三讲 大众收藏，不冤不乐

第一章 文玩的真谛	(157)
一、文玩是“玩儿”出来的	(157)
二、不冤不乐	(166)
三、大众古玩市场的由来	(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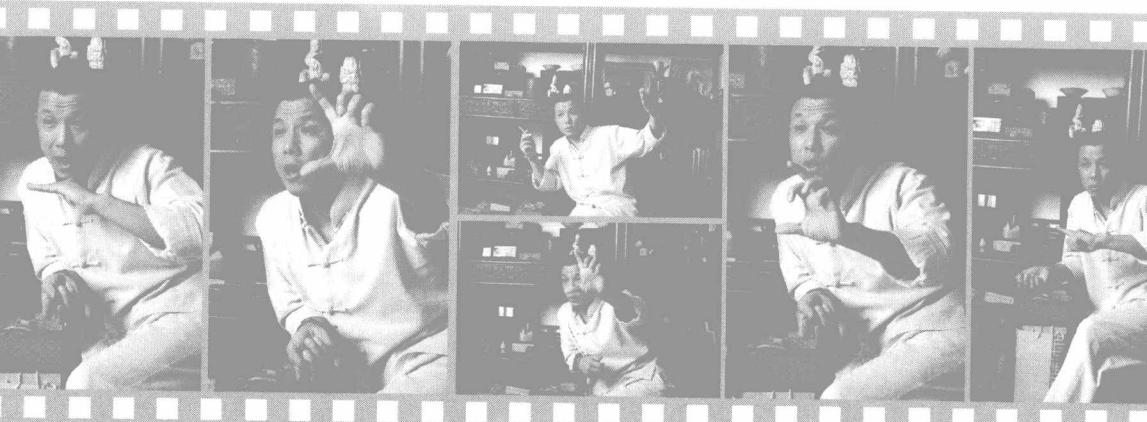
雾里看花

第二章 收藏入门三部曲	(188)
一、苦读不悟	(188)
二、曙光初现	(196)
三、慧眼识真	(203)
后记：我是“片儿汤”我“怕”谁？	(210)

第一讲

文玩与收藏

今天，我很荣幸的应媒体之邀，来给朋友们讲一讲关于“古代艺术品投资”的话题，其实就是聊聊大天儿。“古代艺术品”当然可以“投资”，投资就是理财。但这个“财主”毕竟是“艺术品”，它到底有些什么本质特征，对人的眼力有何基本要求？有无规律可循？或者又与大众有多大关系？各位且耐了性子，听我慢慢“白话”。



◎ 第一章 开场白与“片儿白”

一、开场白

说实在的，电视台刚找到我，要我来讲一讲关于“古代艺术品投资”的话题的时候，乍听起来把我给吓了一大跳！您这是个与“理财”相关的节目，这不是难为我吗？我哪儿会“理财”呀？俗话说得好：理财理财，您得有“财”可“理”才对。我是个工薪阶层，兜儿里头的那俩



▲作者留影于古瓷标本博物馆



钱儿拿出来还不够“丢人现眼”呢！我就说嘛：估计是编导找错人了。

但您非要问我是怎么“理财”的？生活中对收入的分配都有什么“诀窍”？哎——别说我还真有点儿“邪”的。比方说我通常在每月月初的时候，抢先买上一条香烟，烟的档次要适中，太次了“掉价儿”，太贵了不上算。然后在距离我方圆一百米的办公区域内，凡是会抽烟的同事我

开篇谈烟草，为的是有出处：宋代词人谢逸《蝶恋花》词中有“独倚阑干凝望远，一川烟草平如剪”两句。这里“烟草”的意思是烟雾笼罩的草丛。

这是卖关子哩，“烟草”最常见的意思当然就是烟丝了，它是一种一年生的高大直立的草本植物，原产于南美洲，明时传入中国。明人姚旅的《露书》记载：“吕宋国出一草，曰淡巴菰，一名曰醺。以火烧一头，以一头向口，烟气从管中入喉；能令人醉，且可辟瘴气。有人携漳州种之，今反多于吕宋，载入其国售之。淡巴菰，今莆中亦有之，俗曰金丝醺，叶如荔枝捣汁可毒头虱，根作醺。”可见原名“淡巴菰”的烟草产自吕宋（菲律宾），万历年间传入中国，始种于福建的漳州、莆田一带。

清人顾张思《土风录》所引刘廷玑的《在园杂志》则说了另一个跟烟草有关的故事儿：相传高丽国的王妃因病而死，高丽国王痛不欲生，夜里做梦，梦见王妃相告，说她的坟上长出了一种草，名叫“烟草”，烘干后用火点燃，吸食它的烟，可以止悲。国王第二天到了王妃的坟上，果然发现了这种“烟草”，而且一吸之下，果然减轻了悲痛。此后“烟草”的种子就流传到了民间。所以，今天的人们在悲伤的时候往往喜欢吸烟，原来还是有“道理”的。



就挨着个的给人家“敬烟”。注意啊？偶尔来访的人，哪怕是朋友也不要“敬”，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儿。那么我的这条烟用不了几天就“敬”完了。关键是完了事儿之后，剩下的二十天我就可以“大大方方”地、“有理、有利、有节”地“蹭”别人的烟抽，得——这个月就算“齐活”。此方法同样适用于诸如下馆子、喝咖啡甚至是“卡拉OK”之类的活动……当然，平时身上多少也得带着点零钱，男人嘛，兜里边没有个“块儿八毛”的，出门了腰杆儿都直不起来。

我说——这叫“理财”吗？北京人讲话，这整个就是一个“鸡贼”（抠门儿）！所以，要是专门让我来讲“理财”，估计早被诸位给哄出去了。但今天咱们说的是关于收藏或者说是与收藏有关的“理财”话题，好像跟我还沾点儿边，或者说我还多少有点儿“说辞”，就算是“经验之谈”吧。

二、“你算什么东西”？

在“开讲”之前，还得占用您一点时间，怎么着我也得把自己给大伙儿介绍介绍不是？要不然哪敢跑到这儿“装大尾巴狼”来？通常人们在介绍自己的时候总会说“我是谁谁……”、“我从事的工作如何如何……”、“我擅长个什么什么……”我没有这个底气，所以我得反着说“我不是什么什么……”用老北京的一个玩笑话：“你算



什么东西？”答：“我先告诉您我不算什么东西，再说说我是什么东西。”

哎——我说，“不是东西”这话可不见得都是贬义的啊！

首先我不是“收藏家”。

即便有着将近三十年的收藏经历，但主要是以收集古代陶瓷的碎瓷片儿（我称之为“文明的碎片”）为主，离“家”还是差得太远了。我认为所谓收藏家并不是以其收藏的品种及数量的多寡或者从事收藏之年限的长短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其藏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以及“稀缺性”

“东西”这典故版本不一，流传甚广的说法出自清朝乾隆年间龚玮的解释：早在东汉时期，商贾大多集中在东京洛阳和西京长安。俗语“买东”、“买西”，即到东京、西京购货。

但更有文化内涵的解释却是出自朱熹。

据传说，朱熹未出仕前，有一次与好友盛温和相遇在一条巷子里，朱熹问道：“提着篮子干什么去？”盛温和答：“买东西。”朱熹不解：“买‘东西’？为何不买‘南北’？”盛温和答：“真没学问啊？你把五行和五方对照一下不就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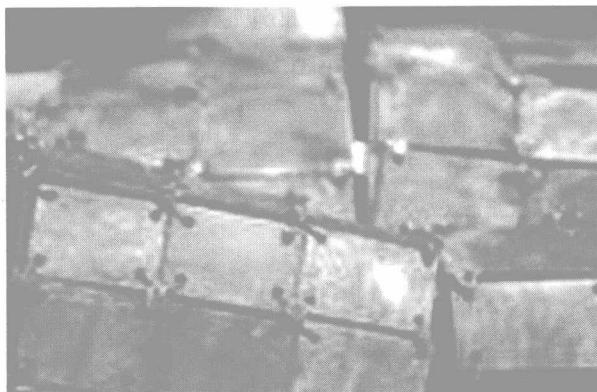
朱熹回家一对，“东”即“木”，指代一切植物，如花草、树木等；“西”为“金”，代表一切金属矿物，如金银铜铁等；“南”属“火”，“北”乃“水”，“中”属“土”，代表一切一切有用的物质。朱熹立即就破解了盛温和的关子，就是说，去买金木之类可装入篮子的物品，而“南北”之水和火则是不能用篮子来装的。

而论。通常收藏家讲究的是“精品战略”，他的“玩意儿”如果放在了古玩店应该是

最贵重的，

放在博物馆里应该是最抢眼的。古玩店多为“商品战略”，说得再明白点，古玩店里是真的、假的都有，能卖钱就成。而博物馆讲究的是“展品战略”，以文物的形式展示古代的历史、文化以及传承关系为主，未必都是文玩清供。比如汉代中山靖王刘胜的“金缕玉衣”堪称“世纪国宝”，真给你您敢要吗？反正我不要，至少它没法“把玩”，您说能把它摆哪儿？论个头儿只能摆在床上吧，您是“陪”着它睡还是“穿”着它睡？都受不了，瘆得慌！

另外一条呢，我认为真正的收藏家应该说是属于一种不事张扬的“小众”，我们很多收藏家连自己的藏品都很少给别人看，更不愿意在公众场合抛头露脸，这一点我也做得不够。我是四处“白话”，生怕人家不知道我是“谁”。实事求是地说，以前我的家族或我的祖上曾经是个收藏大户，藏品颇多，不过在特殊的年代都给“破四旧”



▲金缕玉衣的玉片细部





了，劫后余生的一小部分也没能留到今天，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就把我们家几十件宝贝给“当”了，当时是为了买录音机、电视机什么的，那时候我还自誉是邓丽君的“第一歌迷”（现在叫“粉丝”），这批宝贝就非常廉价地卖给

中国历史上的群众性“粉丝”其实并不是为了追四大美女，说一个追男人的“粉丝”故事吧：西晋名士卫玠，五岁时就长得风神秀异。再大一些的时候，卫玠坐着一种叫羊车的小车子上街，看到这个小孩的人纷纷感叹道：“这是谁家的玉人啊！”一传十十传百，每次卫玠上街，满城的人不论男女老少都争相来看他。卫玠的舅舅骠骑将军王济也是当时著名的美男子，可是每当看到身边的外甥，不由得叹息一声说道：“唉！外甥啊，你在我身边就像珠玉，舅舅我自惭形秽啊！”长大之后，卫玠做了太子洗马。“太子洗马”这个官职可不是专门负责为太子清洗马匹的，而是在太子马前驱驰的意思，是太子的侍从官，同时教授太子政事和文理等知识。后来卫玠南渡到了建邺（南京），京城的人早就听说了卫玠的美貌，卫玠玄学上的名气也大得不得了，于是卫玠每次出门上街的时候，就像他小时候一样，满城的人都追随着卫玠的车子，争相目睹第一美男子的姿容。卫玠可没有大家这么闲，他是政府官员，还要赶着去办事啊，只好左冲右突，驾着车子要冲出“粉丝”们的重重包围。久而久之，卫玠居然因为要冲出包围圈积劳成疾，27岁的时候就活活给累死了，当时的人们非但不觉得愧疚，反而津津乐道说什么“看杀卫玠”。可怜一个大有前途的美男子，就这样被“粉丝”们看杀了！后人有诗叹曰：“江东士女无端甚，看杀玉人浑不知。”